

175
421
40

林子全書

十九

廿

林子自書金剛經統論卷
古人有言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何謂也。林子曰。无始氏。然後有泰
始氏。泰始氏始爲擘破洪濛。而以
其虛空中一點真陽。以胎天生天。
而天開於子也。胎地生地。而地闢
於丑也。迺今正值天地之運。午將



過中也。誰有能大發誓願。以豫爲
數萬年真陽來復之計。以再造天
地之乾坤。重立天地之性命者乎。
然非有古今之一大聖人。不能爲
已。由午而未。而申而酉。而戌而亥。
以漸收真陽而終之者。此聖人之
所以前天地而藏諸用。豫之以成
其能也。卒成之終。迺反其始。而天
之所以復開於子。地之所以復闢
於丑。以漸還真陽而始之者。此聖
人之所以參天地而顯諸用。贊之
以成其能也。由是觀之。天地不能
自始。不得聖人之終。則無以爲始。
天地不能自終。不得聖人之始。則

無以爲終。而其所所以終而始之。始而終之。以來復萬古之真陽者。斯其有功于天地也大矣。然惟此一真陽也。始於泰始氏而無所於始者。无始氏也。而天地人共之矣。放而彌之。而周流於六虛之外。而無不足。收而斂之。而退藏於一人之身。而非有餘。其天地聖人之所以能相陰陽而迭終始者乎。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夫豈惟人哉。而天地且不能違矣。故不知我之所以始。所以終。而曰我能再造我之乾坤。重立我之性命者。未也。不知天地之所以始。所以終。而曰

無所不周。所以說無所不周。而曰
而後得中。重立於上。卦命者。未
之無以說。所以然。而曰。無所不周。
者。而天此。且不無義矣。若不味。亦
欲。又然。姑味。取主之。夫豈非入
而昧。則則。而。然。欲。若。乎。易曰。泉
其。而。非。有。籍。其。天。此。聖。人。之。所。以。

林子

門人王興重閱

金剛經統論 并小引

孫昌祚命梓

統論也者。統而論之。以余之疎淺。不能句
釋而字訓之。故特言其槩爾。或問何者謂
之金剛。佛性是也。又問何者謂之佛性。如
如是也。佛性如如是。我真經。而亘天亘地。
亘古亘今。不可得而變。不可得而壞也。故
曰金剛經。余嘗覽金剛經。乃知釋迦如來
之所為作也。其言婉而微。其意疊而復。惟

異以發明佛性之如如。不變不壞之實義也。豈非老婆心切。欲以盡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以共荷擔此如來也。後世之釋之者甚衆。惟有六祖直指。乃得金剛經實義。餘或勦拾套語。以爲證據。而使釋迦如來之秘旨。反晦而不明。故爲撰著金剛經統論。三教主人龍江兆恩。

如來所說我義卷之一

林子曰。古之人有此如來也。而以其如來說如來也。今之人亦有此如來也。而以其如來說如來。及說古如來之所說如來也。或言我。或言如來。如來卽我。我卽如來也。故以我說我。而我之義可得而明也。不以我說我。而我之義不可得而明也。經曰。是人不解我所說義。故爲說如來。題曰如來所說我義。而所謂如來者。乃釋迦之所以爲釋迦者。如來也。林子曰。徧滿虛空界。則皆道也。皆道則皆我也。故我也者。如來也。夫如來者。豈其無所從

來與而我之如來。蓋從不空中來爾。然而何處不是我。故來而無所於來者。如來也。又問何以謂之如也。林子曰。如也者。如也。如如不動。只如是爾。以其不可得而明言也。而強形容之曰如。又曰如如。縱我終日言之。亦不能明言之以告人。而只曰如。曰如如而已矣。卽千經萬卷。亦不能明言之以告人。而只曰如。曰如如而已矣。夫既不能明言之以告人。而必強言以形容之。其不可也。蓋欲以度脫有情。

以同證此如來爾。

林子曰。我也者。我也。無我之我也。若計有我。卽不名我。

林子曰。我如如也。如如卽道。渾然一道。而萬理全備者。我之如如。我之虛空也。何處不是虛空。則何處不是如如。何處不是如如。則何處不是道。故虛空之無邊。卽是如如之充塞。如如之充塞。卽是斯道之流行。

林子曰。我無我也。卽我卽道也。我無我也。卽

我卽如如也。我無我也。卽我卽虛空也。
林子曰。我其真我與。而無我之我者。真我也。
我其無我與。而真我之我者。無我也。

林子曰。我其有我乎。我其無我乎。若以我而
求我。非我也。而必離我。以求我。亦非我也。故
我不離我。而亦無我相。非離非不離者。我也。
我不離如如。而亦無如如相。非離非不離者。
我之如如也。我不離虛空。而亦無虛空相。非
離非不離者。我之虛空也。

林子曰。卽如如卽我。卽我卽道。道固不可離
矣。而我也者。其可離乎哉。我固不可離矣。而
如如也者。其可離乎哉。故不知有如如。則是
不知有我。不知有我。則是不知有道。

林子曰。道在天地。而天地之所以如如者。我
也。我虛空而已矣。道在萬物。而萬物之所以
如如者。我也。我虛空而已矣。

林子曰。如如之在天地也。天地得之以造。以
化。在如如。固不知天地之造之化。在天地。亦

不知如如而爲我造我化也。如如之在萬物也。萬物得之以生以成。在如如固不知萬物之生之成。在萬物亦不知如如而爲我生我成也。

林子曰。天地之所以造所以化者。道也。如如也。虛空也。萬物之所以生所以成者。道也。如如也。虛空也。謂如如之道卽是虛空乎。則亦何者謂之道。何者謂之如如。何者謂之虛空。謂如如之道不是虛空乎。則亦何者不謂之

如如者不謂之如如。何者不謂之虛空。道道已矣。如如。如如而已矣。虛空。虛空而已矣。三世諸佛其道與道不知也。三世諸佛不知也。非不知也。而道則無有可知焉者也。其如如與。如如不知也。三世諸佛不知也。非不知也。而如如則無有可知焉者也。其虛空與。虛空不知也。三世諸佛不知也。非不知也。而虛空則無有可知焉者也。無知則無得。無得則無說。若曰我則有所於知。我則有所於得。我

則有所於說。卽不可謂之道。卽不可謂之如。如卽不可謂之虛空。

林子曰。天地之所以造。所以化者。是諸法如義也。萬物之所以生。所以成者。是諸法如義也。豈非如如不動之中。能具一切法邪。

林子曰。諸法本空。卽是諸法無我也。而無我之我。是諸法之所以如如也。

林子曰。天地不知有我。我不知有天地。萬物不知有我。我不知有萬物。如如而已矣。虛空

已矣。此其所以爲道也。

林子曰。如來如如也。而如來之心。有不如如乎。如來之心。如如也。而如來之法。有不如如乎。若不識如如。而曰我能見如來矣。而謂之如來可乎。旣非如來矣。而謂之如來之心。可乎。旣非如來之心矣。而謂之如來之法。可乎。然如來無心也。而謂之如來之心者。何與。而如如其心者。如來之心也。如來無法也。而謂之如來之法者。何與。而如如其法者。如來之

法也。故謂如來有心焉不可也。謂如來無心
焉不可也。若如來也者。無心而有心也。謂如
來有法焉不可也。謂如來無法焉不可也。若
如來也者。無法而有法也。

林子曰。或執或著。而執著此如如也。而如來
之。卽不可謂之如來。卽不可謂之如來之心。
卽不可謂之如來之法。不執不著。而不執不
著此如如也。而如來之。方可謂之如來。方可
謂之如來之心。方可謂之如來之法。然如如
不動之中。有如來乎。不有如來之心乎。不有
如來之法乎。不。若謂如如不動之中。而有如
來焉。便非如如。便非如來。若謂如如不動之
中。而有如來之心焉。便非如如。便非如來之
心。若謂如如不動之中。而有如來之法焉。便
非如如。便非如來之法。殊不知如來者。如如
而已矣。如來之心。如如而已矣。如來之法。如
如而已矣。而非有如來也。而非無如來也。而
非有如來之心也。而非無如來之心也。而非

有如來之法也。而非無如來之法也。

林子曰。謂如來其如來乎。謂如來其非如來乎。謂非如來其如來乎。謂非如來其非如來乎。要而言之。如來者如如而已矣。而惡有所謂如來者乎。惡有所謂非如來者乎。惡有所謂非如來而如來者乎。惡有所謂非如來而非如來者乎。要而言之。如來者如如而已矣。故未感之先。而應用不窮之妙。只如是爾。既感之際。而如如不動之體。只如是爾。若也不知如如。而曰此如來也。此非如來也。便不可謂之如來。

林子曰。卽心卽如。而心本虛空者。如如也。

林子曰。先乎我而我之。我固不可得而我之。我固不可得而我矣。而况我也可得而先乎。後乎我而我之。我固不可得而我之。我固不可得而我矣。而况我也可得而後乎。至於東而東之。而我不可得而東也。南而南之。西而西之。北而北之。而我不可得而南之。而西之。

而比之。而又至於四維上下。而我亦不可得。而四維之。而上下之。我如如也。而徧滿虛空。界而莫非我也。我其可得而我乎。我其不可得而我乎。如如虛空之不可度量也。有如是夫。

林子曰。卽如卽心。卽心卽法。而如有所住乎。不。若曰。如有所住矣。則是心亦有所住與。故無所住而生其心者。如來也。若曰。心有所住矣。則是法亦有所住與。故諸法如義者。如來也。

林子曰。如其有相乎。不。如其有相。則是心亦有相與。心其有相乎。不。心其有相。則是法亦有相與。故如如也。而如無如相。心如如也。而心無如相。法如如也。而法無如相。

林子曰。如其有如相與。便是有如。不可以言如。心如心。其有心相與。便是有心。不可以言如。法其有法相與。便是有法。不可以言如。故如本無如也。而又安有如相。心本無心也。而又安

有如相。法本無法也。而又安有如相。

林子曰。法。法也。心也。心。心也。法也。若曰法必本於心。有心而後有法。卽是不解如來之所說義。

林子曰。夫如來者。亦有說法與。而曰如來時。乃說之者。何也。而金剛經一部。乃釋迦如來之所演說也。抑豈知無說之說。是謂真說。故謂如來有所說法。不可也。謂如來無所說法。不可也。

林子曰。如如者。寂滅也。寂滅無相。如如而已矣。

林子曰。夫既曰如來矣。而又何以謂之法身也。卽如來卽法身。以諸法如義。故謂之如來。以清淨之體。而一切佛法。皆從此出。故謂之法身。如來法身。則皆我也。而或者以如來爲釋迦者。非也。然釋迦始而具足此如來。終而圓滿此如來。而以釋迦爲如來也。不亦可乎。但非金剛經所說如來義。

金剛經曰。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燈佛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卽諸法如義。林子曰。真性如如也。故諸佛如如。如如之中。亦豈有法。而作佛者。不過欲以復還我如來真性之本體爾。然如來真性。本自如如。若實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是如來元無此真性如如之本體。與殊不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我真性如如中之所

無所得。又焉用法。故曰。以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林子曰。以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是諸法如義也。

林子曰。寂然而常感。叩之而卽應者。如來也。若必待於安排。而擬議者。卽不名如來。

林子曰。云何應住。住於無所住而住之。只如是爾。云何降伏其心。降伏於無所降伏而降

伏之。只如是爾。

林子曰。何以謂之真如也。如如者。真如也。真如其有相乎。而真如則無相也。真如其有住乎。而真如則無住也。惟其無相。故其無住。有相有住。便非如如。

林子曰。真如其有體乎。其無體乎。夫真如既無相矣。惡得有體。而不知其體。則以無相爲體焉者也。故有相之體。體不虛空。而不名爲大者。色身也。無相之體。體卽虛空。而名之爲

人孰不曰。我能得我之本體矣。而我之所言者。皆以言我之本體也。林子曰。夫本體者。如如也。豈其可得而言哉。故凡我之所言者。都從本體中發出來者。如來也。

林子曰。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者。如來也。

林子曰。如來能離一切相。而不離一切相。如來能不離一切相。而離一切相。故一切相應

用則皆如來之如如也。

林子曰。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而如如不動中。自有一如來也。故如來也者。不可以有相見。不可以無相見。無相無無相。乃見如來。

林子曰。有身則有相。而如來既無身矣。惡有身相。有心則有相。而如來既無心矣。惡有心相。故不以身爲身。而以心爲身。不以心爲身。而以無心之心爲身。無心之心。心本虛空。虛空充滿。是名大身。大身非身。乃見如來。

林子曰。如來無身相。又安可以身相見。然而徧滿虛空者。乃其無身之真身也。

林子曰。如來無心相。又安可以心相見。然而徧滿虛空者。乃其無心之真心也。

林子曰。有相則有見。惟其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故有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然而惡得無相。而有相之中。能見無相。不亦可乎。林子曰。此猶有見之心者在。是亦相也。夫

如是則無相之相。而以不見見也。不亦可乎。
林子曰。此猶有不見之心者在。是亦相也。

林子曰。凡夫色身也。而亦有法身。佛法身也。而亦有色身。但凡夫住於色身。故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而貪著其事。而凡夫矣。而佛則不住於色身。故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而不貪著其事。而佛矣。

林子曰。如來者如如也。豈有心相。若取心相。卽不名如來。如來者如如也。豈有法相。若取法相。卽不名如來。如來者如如也。豈有非法相。若取非法相。卽不名如來。

林子曰。如如不動中。雖無有法。而法則從如。如不動中來爾。故如如不動中。實無有法。實無無法。無法而有法。有法而無法。如是而已矣。

林子曰。汝勿謂如來有大智慧。能到彼岸矣。而如來之如如不動。元無大智慧。元無彼岸之可到也。如來若曰。我有大智慧。我能到彼

岸則非如來矣。

林子曰。我者真我也。如來法身。乃真我也。真我者實相也。

林子曰。色身者我也。有我相。有人相。有衆生相。有壽者相。有相之相。不名實相。法身者真我也。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無相之相。是名實相。

林子曰。性本無相也。而如如之相。乃實相也。林子曰。有生有滅。則有相。無生無滅。則無相。林子曰。實相者。如來也。不可以色見。不可以音聲見。而無色。無音聲。自有一如來之實相在也。故天地形氣也。有時而壞。而實相虛空也。無時而壞。

林子曰。如來無眼耳鼻舌身意矣。又惡有色聲香味觸法耶。故住色。住聲香味觸法。而起分別心者。妄心也。不住色。不住聲香味觸法。而有分別性者。真心也。

音響具。亦無色。無音響。自有一味。來之實。財
林子曰。實時。來。亦不可。以。色。具。不可。以。

初子

門人袁希朱校正

金剛經統論

如來所說我義卷之二

林子曰。如來法身。充滿於法界矣。則能盡諸
法界之。如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
無想。非有想。非無想。而皆在我如來法身中。
而寂滅之。而普度之。如來不知也。故曰我皆
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渾然一虛空也。如
如不動。而所以盡滅度之。而無餘者。殆有不

可得而思量之矣。

林子曰。日出而天地皆明。明則容光必照。而不住相布施者。日之光也。日沒而天地皆黑。黑則藉火之光。而住相布施者。火之光也。

林子曰。月落萬川。處處俱圓。夫月何曾有心於川。而川亦何曾有心於月邪。至於細而溝渠之水。又細而盂盆之水。而莫不一水一月。知此。則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抑亦可少槩見矣。而曰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而盡滅度之。而無餘者。則又何疑焉。

林子曰。月其有所住心乎。月無心也。而安有住。川其有所住心乎。川無心也。而安有住。故施者如月。施而無所於施也。受者如川。受而無所於受也。

林子曰。天地無心也。而以美利利於一切。不惟不自尸其功。亦且不自知其功者。不住相布施也。

林子曰。不住於相。無爲而已矣。卽如是而布施。如是而滅度。非有二也。若必以財與人而謂之布施。以法與人而謂之滅度。則是生分別心。有相而有爲也。

林子曰。譬人之一身焉。一呼一吸。一動一靜。而一身之內。無不周徧圓滿。充塞之而無遺矣。而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與夫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盡滅度之而無餘也。何以異此。然而有所謂布施邪。無有所謂布施邪。有所謂住色住聲香味觸法而布施邪。無有所謂住色住聲香味觸法而布施邪。有所謂滅度邪。無有所謂滅度邪。有所謂衆生可滅度邪。無有所謂衆生可滅度邪。如來無相也。無相則無心。無心則無知。無知則無爲。而所謂布施者。只如是爾。滅度者。只如是爾。林子曰。如來無知也。知之於無所知。無所知而無不知也。如來無爲也。爲之於無所爲。無

所爲而無不爲也。故謂如來無所知不可也。有所知不可也。知之於無所知。無所知而有不可也。爲之於無所爲。無所爲而有所爲。不可也。凡此皆不識所謂如來焉者也。惟其不識如來。故其不見如來。

林子曰。若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各各皆有佛性。各各元非衆生。何待於滅。而亦何有於滅也。何待於度。而亦何有於度也。此其不住相布施。而無邊功德之在虛空中者。夫誰得而思議之。得而稱量之也。至於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或迷佛性。而衆生也。而其實則非衆生。雖若有所於滅。而非有所於滅也。雖若有所於度。而非有所於度也。此其不住相布施。而無邊功德之在虛空中者。夫誰得而思議之。得而稱量之也。林子曰。色身則有相。有相則有說。有相有說。

則滅度之有盡。法身則無相。無相則無說。無相無說。則滅度之無餘。

林子曰。靈山會上。佛菩薩之所相授受。而必曰如來。如來不一而足者。以其所說非我也。乃空寂中之我。能使我神通朗發。菩提日長者。我之如來也。不見如來。豈證佛果。故金剛經一部。釋迦言如來者五十有九。須菩提言如來者二十有七。

林子曰。若謂如來有所於說矣。而如來則無。在音聲惡得謂之有說。若謂如來無所於說矣。而如來則善護念付囑。惡得謂之無說。然護念付囑。而曰善者。何也。蓋我如如不動之中。則若有以啓我翼我。而護念之。而付囑之。惡得謂之無說。而其實則無所於啓。無所於翼。有何護念。有何付囑。惡得謂之有說。林子曰。說者其有所於說乎。有說而無說也。說者其無所於說乎。無說而有說也。聞者其有所於聞乎。有聞而無聞也。聞者其無所於

聞乎。無聞而有聞也。要之說不以言。聞不以耳。而真機之相爲感通者。蓋有不可以心思而測量之矣。

林子曰。如來者。我之如來也。以我之如來。而見我之如來。豈其無所於見耶。然我之如來者。無相也。無相則無見。而曰能見我之如來者。則是能見其所不見矣。不亦難乎。

林子曰。如來者。不可以見見。而其見也。以不見見。不見而見。乃是真見。不可以聞聞。而其聞也。以不聞聞。不聞而聞。乃是真聞。不可以覺覺。而其覺也。以不覺覺。不覺而覺。乃是真覺。不可以知知。而其知也。以不知知。不知而知。乃是真知。故真見無見。無見而無不見。真聞無聞。無聞而無不聞。真覺無覺。無覺而無不覺。真知無知。無知而無不知。然如來無見也。無聞也。無覺也。無知也。而其所以善護念。善付囑者。誰與。而其所謂不護念。而護念。不付囑。而付囑者。則固有不見而見。不聞而聞。

不覺而覺。不知而知也。夫孰得而測識之。
 林子曰。非惟諸菩薩為然也。至於眾生之所
 以能發菩提心者。是皆如來有所護念。有所
 囑之矣。夫如來者。果有所護念。有所付囑與
 不可得而知也。果無所護念。無所付囑與。不
 可得而知也。果有所護念。有所付囑與。不
 所護念。有所付囑與。不可得而知也。果無所
 護念。無所付囑與。而非無所護念。無所付囑與
 不可得而知也。然而所謂護念而付囑者。亦
 難求之在我而已矣。故在我若有可以護念
 有可以付囑。而如來則便為之護念。便為之
 付囑。若在我無可以護念。無可以付囑。而如
 來則孰得而護念之。孰得而付囑之。要而言
 之。如來者。我也。而非他也。以我之激發真心。
 而有不容已之機也。故其思若啓。其行若翼。
 而其啓我翼我者。我之如來也。

林子曰。徧滿天地間者。氣也。氣之靈者。神也。
 神之所以神者。性也。性本空也。如如也。空而

不空而有所謂來者。蓋自如如不動中發出
來者。如來也。夫如來者。雖曰如如不動矣。而
真心之所感發而興起者。是亦如來之啓我
翼我而護念之。而付囑之。則又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衆生豈有佛性邪。而卵生。胎生。濕生。
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則
皆有佛性也。皆有佛性。則皆一如來也。惟其
無作佛之心。則亦已矣。如其有作佛之心。以
自願自證如來也。則如來固在我矣。而我之

來。有不啓我翼我而護念我而付囑我邪。

若曰我非無作佛之心也。而我原無有乎佛
性也。我原無有乎如來也。則誰爲之啓我。誰
爲之翼我。而護念我。而付囑我邪。此蓋因迷
失性而不能自見如來也。而曰我無有佛性
也。我無有如來也。不亦惑乎。然性也者。與生
俱生。我之所自有者。性也。性卽如來。如來卽
性。若我果有見性之實心矣。而我之如來。有
不啓我翼我而護念我。而付囑我邪。但無夙

緣亦不能信。

林子曰。如來善爲說法。而未嘗說一字。此其所以巧於方便。而令人且不能覺。縱或覺之。抑又疑之。而不自知其所以能發菩提心者。果何心也。要而言之。如來者。我之性也。我之性。真呈露者。我之如來自現也。我自現之。我自不察。此其所以日用不知。而不能自見如來也。

林子曰。如來者。衆生之性也。而衆生之性。如來也。故曰非衆生。夫佛非有異於衆生也。而衆生之能盡其性焉。則佛矣。故以如來言之。本無佛也。悟而得見如來。則名之爲佛。本無衆生也。迷而不見如來。則名之爲衆生。然而衆生之如來。則固在焉。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有所於說。便是說其所能說者。所可使知之道也。無所於說。便是不能說其所不能說者。所不可使知之道也。

林子曰。微密妙義。可得而說乎。不可得而說

乎。故能說其所能說。而護念之。而付囑之。而謂之善護念善付囑者。未可也。不能說其所不能說。而護念之。而付囑之。而謂之善護念善付囑者。斯爲至矣。

林子曰。汝勿謂金剛經一部。乃如來之微密妙義也。而金剛經一部。非如來之微密妙義也。汝勿謂金剛經一部。非如來之微密妙義也。而金剛經一部。非如來不能說金剛經一部。乃如來爲最上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非有大乘最上乘者。其孰能知之。而中乘下乘聞之。心卽狂亂。狐疑不信。

林子曰。聞人之言。心卽開悟者。是由我之一如來。有以啓我。翼我也。以彼之如來。觸我之如來。然其實非有二如來也。但我之如來。旣無所言矣。而我又安得而聞之。此其所以善護念付囑。而爲如來之微密妙義也。若或有可得而言之。有可得而聞之。便非如來之微密妙義。而謂之善護念善付囑。不可也。

林子曰。如來之微密妙義。卽如來不可得而說之。若如來之微密妙義。如來得而說之。便非如來之微密妙義也。

林子曰。金剛經一部。皆如來所以善護念付囑諸菩薩者。今摘取其所以善護念付囑諸菩薩者而歷言之。曰。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曰。如來不應以具足色相見。曰。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曰。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相。壽者相。卽非菩薩。曰。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曰。菩薩但應如所教住。曰。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曰。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曰。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衆生。卽不名菩薩。曰。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曰。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曰。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

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曰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夫所謂應。所謂不應。所謂但應。所謂應如是。所謂若。所謂若作是言。所謂卽是。所謂卽非。所謂皆是。所謂真是。所謂名爲。所謂卽不名。如有能明此十數字之義。則便知如來口氣作經微旨。而所以善護念付囑諸菩薩者。可槩見矣。

林子曰。經也者。經也。卽如如不動之真經也。

此經無相。而有一切諸佛也。不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不若謂無此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從何處而來。若謂有此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如如不動之中。則惡有所謂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林子曰。不知如如。則不知真經。不知真經。則不知金剛不變不壞之體。不知金剛不變不

壞之體。而謂之佛可乎。不可謂之佛。而謂之
虛空可乎。不可謂之虛空。而謂之得見如來
可乎。謂之清淨法身可乎。謂之無我相人相
衆生相壽者相可乎。謂之不住色布施。不住
聲香味觸法布施可乎。謂之盡滅度之無餘。
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可乎。謂之無法相。無非
法相可乎。謂之非身而名大身可乎。謂之希
有世尊。最上第一希有之法可乎。謂之第一
波羅蜜可乎。謂之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可乎。謂之能成就不可量不可稱
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可乎。

林子曰。四句偈者。乃如來所說四句偈也。古
今爭辯。而不知金剛經之所指者。果何偈也。
或曰以色見我之偈。或曰如露如電之偈。或
曰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或曰無色聲香
味觸法。或曰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或
曰摩訶般若波羅蜜。以上數語。未知孰是。而
我則曰皆是也。豈其不有非是者乎。而我則

金剛經疏
曰皆非是也。故我能轉四句偈。而令人得見如來。則皆是也。我若爲四句偈所轉。而不能令人得見如來。則皆非是也。

林子曰。如我能見如來矣。或隨取金剛經中四句偈爲他人說。或隨取他諸經中四句偈爲他人說。或我所自說四句偈爲他人說。能令人通達無我得見如來。便是真四句偈也。奚必爭辯此是彼非。徒增人我。豈曰能知四句偈。而復能爲他人說邪。

林子曰。若所謂四句偈者。豈必索之於經。而鳥啼花放。無假施爲。乃我之真四句偈也。然而四句偈可得而說乎。不。而不屬言語。非關文字。而爲人說四句偈者。乃我之真說四句偈也。

林子曰。有說則有聞。有聞則能聞其所聞。而不能聞其所不聞也。無說則無聞。無聞則雖曰無所於聞。而其實則無聞而無不聞也。然而何以謂之無聞而無不聞也。昔者釋氏曾

有言曰。盡大地是箇法王身。法王身者。我也。如來也。故我而靜也。而盡大地則與我而俱靜。我而動也。而盡大地則與我而俱動。而百脉之相爲宣節。一氣之相爲流通。固不待有所於說。而後得而知之。無說無聞。乃真說四句偈也。故以此無聞無說而布施也。則謂之不住相布施。以此無聞無說而滅度也。則謂之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或者疑之。林子曰。有所布施。而曰布施者。而非如來之所謂布施也。有所滅度。而曰滅度者。而非如來之所謂滅度也。有所說四句偈。而曰說四句偈者。而非如來之所謂說四句偈也。若如來者。則無所於布施。而無非布施也。無所於滅度。而無非滅度也。無所於說四句偈。而四句偈亦非有待於說也。而汝以爲如來有所布施邪。有所滅度邪。有所說四句偈邪。汝以爲如來無所布施邪。無所滅度邪。無所說四句偈邪。而如如不動之中。只如是爾。而汝若曰我能布

金剛經疏論
卷三
三
施矢而必如是然後方可謂之真布施。卽不名菩薩。不能見如來。而汝若曰我能滅度矣。而必如是然後方可謂之真滅度。卽不名菩薩。不能見如來。而汝若曰我能說四句偈矣。而必如是然後方可謂之真說四句偈。卽不名菩薩。不能見如來。

林子

門人游萬雋校正

金剛經統論

如來所說我義卷之三

林子曰。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則皆虛空也。未有天地。先有虛空。虛空我也。我本如如也。由是而天而地。而盈天地間之生化。化而無盡者。亦皆我之虛空。我之如如也。我其有所來與。來而無所來也。我其無所來與。無所來而無所不來也。

林子曰。虛空不二也。如如不二也。不二故一。而其所謂一者。乃一片之一也。故天地之內。只此一如來也。天地之外。只此一如來也。先天地之始而始。只此一如來也。後天地之終而終。只此一如來也。如來一虛空也。虛空則盡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而無復有邊際矣。而如來之虛空。則亦盡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而無復有邊際者。夫虛空之虛空。既不可以思量矣。而如來之虛空。獨可以思量乎哉。此其所以無所於來。無所於去者。如來也。若如來之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而不虛空也。即可得而東西南北之。四維之。上下之。而以其無有我相。無有人相。無有衆生相。無有壽者相。而虛空也。是惡得而東西南北之。四維之。上下之。故虛空如來也。如來虛空也。

林子曰。盡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而無復有邊際者。是皆如來之一法身也。而無量爲一。若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

有想非無想。而莫不各足。此如來也。而一爲無量。譬之四肢百骸。雖異。總是我之一身也。林子曰。夫盡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而無復有邊際。以爲我之身者。而其所荷擔也。不亦重乎。然非有所於加也。而如來之分量。本如是爾。以此而荷擔如來。則盡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無有邊際。而無復有能外我之身者。此其所以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而其實則無有所謂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者。若以爲有所謂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則雖諸大聲聞。及至菩薩。不免有所擬議。而測量。若以爲無有所謂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則是如來亦有誑語者。必不然矣。

林子曰。所謂福德性者。以是福德。皆在我如來之真性中。爾性本虛空。不可思議。不可稱量。此其所以謂之無邊福德。而實無有乎所謂福德也。故曰福德性。

林子曰。若以福德有實。卽是有貪。有著。有受。而有得矣。而以福德無故。卽是無貪。無著。無受。而無得矣。故有得則有相。有相則有盡。而如來不說得福德多。無得則無相。無相則無盡。而如來說得福德多。

林子曰。夫曰福德者。是有爲之福德也。有爲之福德。是世間之福德也。以其可得而思議也。可得而稱量也。而福德則有時而盡。而曰福德性者。是無爲之福德也。無爲之福德。是出世間之福德也。以其不可得而思議。也不可得而稱量也。而福德性則無時而盡。

林子曰。以世界言之。則有所謂三千大千世界。與夫微塵。而不虛空也。以虛空言之。則無有所謂三千大千世界。與夫微塵。而一皆虛空也。而其所謂無有乎三千大千世界。與夫微塵者。豈其世界終於變壞。微塵終於斷滅耶。此非釋氏之秘密妙義也。而所謂無此三千大千世界。與夫微塵者。真有不可說。不可

說說亦不得矣。若曰可得而說之。卽非釋氏之秘密妙義也。我乃今則強而說之。我能虛空矣。而三千大千世界。與夫微塵悉皆虛空也。此乃真語。此乃實語。豈非所謂虛空本體。本體虛空邪。夫誰得而知之。

林子曰。卽我卽虛空。卽虛空卽我。虛空無相貌。我亦無相貌。虛空無邊際。我亦無邊際。故非身之身。充滿於一切。而無音之音。普順於十方。

林子曰。我真我也。真我如如也。有真我而後有虛空。有虛空而後有天地。有天地而後有萬物。萬物之生成。原於天地之造化。天地之造化。原於太虛之虛空。太虛之虛空。原於真我之如如。真我之如如。空而不空也。而不空也者。乃所以主乎其空焉者也。故如來者。雖曰從空中來。而其實則自不空中來也。不空者。真我也。然而空也。非真我與。故空也者。我也。由是而天地。由是而萬物。而莫非我也。但

不可謂之真我。真我無我。真空不空。夫惟其
不空也。故能生虛空。虛空無際。故能生天地。
天地廣大。故能生萬物。夫虛空之無際。而曰
能生天地。天地之廣大。而曰能生萬物。是皆
真空不空者之有以主之也。而其所謂不住
相布施者。夫誰得而測識之。若夫卵生。胎生。
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
想。而皆在我。天地廣大之中。虛空無際之內。
爾。余於是而知日月星辰之不有我焉。而日
月星辰則無以照。以臨。雷霆風雨之不有我
焉。而雷霆風雨則無以鼓。以潤。山嶽河海之
不有我焉。而山嶽河海則無以流。以峙。昆虫
草木之不有我焉。而昆虫草木則無以長。以
養。故萬物之所以爲萬物者。雖曰本於天地
矣。而其所以主張乎萬物者。是亦天地也。是
亦我也。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雖曰本於虛
空矣。而其所以主張乎天地者。是亦虛空也。
是亦我也。則其所謂不住相布施者。夫誰得

而測識之。

林子曰。萬物之所以爲萬物者。以其有我。我也。我而我之。而萬物之所以生成者。我也。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以其有我。我也。我而我之。而天地之所以造化者。我也。虛空之所以爲虛空者。以其有我。我也。我而我之。而虛空之所以爲虛空者。我也。

林子曰。天之道。高也。明也。若不有我之虛空。我之如如焉。則無以高。以明。地之道。博也。厚也。若不有我之虛空。我之如如焉。則無以博。

厚。先天地之始而始。若不有我之虛空。我之如如焉。而天地雖大。則無以始。其始。後天地之終而終。若不有我之虛空。我之如如焉。而天地雖大。則無以終。其終。由是觀之。天地之高也。明也。博也。厚也。始也。終也。而皆有賴於我之虛空。我之如如也。如此。夫誰得而測識之。

林子曰。始而以神氣而造化之。而猶知有性。

命也。既而以性命而造化之。而猶知有虛空也。然而無生者。虛空也。豈曰不知有性命焉。已哉。亦且不知有虛空。故無虛而無不虛。無空而無不空。無生而無不生。然後方可謂之圓滿清淨。無餘涅槃。而為釋氏之最上一乘。極則之地也。

林子曰。夫無虛而無不虛矣。無空而無不空矣。則命自我立。性自我出。而天地且不得而性我。而命我也。夫命自我立矣。性自我出矣。不神而神。非氣而氣。而天地且不得而

我。而氣我也。豈曰天地不得而神我。氣我。性我。命我。馬已哉。我將以神氣。而神氣乎天地。神氣乎萬物矣。而天地萬物。有不賴我之神。以為神。賴我之氣。以為氣乎。我將以性命。而性命乎天地。性命乎萬物矣。而天地萬物。有不賴我之性。以為性。賴我之命。以為命乎。此其不住相布施。而又在於神氣性命也如此。夫誰得而測識之。

林子曰。何以謂之如來方便。深入衆生之性也。而衆生之性。如來也。此其所以善於方便。而非有所於方便也。

林子曰。如來也者。無爲也。無不爲也。惟其無爲。無不爲也。故能深入萬物之性。以主張萬物而方便之。汝母謂如來能深入萬物之性。以主張萬物而方便之也。抑亦能深入天地之性。以主張天地而方便之也。汝母謂如來能深入天地之性。以主張天地而方便之也。抑亦能深入虛空之性。以主張虛空而方便之也。而其布施之大。真無有過於此者。不惟不住於相。而又且無相之可住。微乎其微。夫誰得而測識之。

林子曰。不能忘生。則不能無生。不能無生。則不能成佛。故以父母之性命。以爲性命者。則是猶知有身。猶知有身。則是不能忘生。不以父母之性命。而自造性命者。則是不知有身。不知有身。則是能證無生。故必至於節節支

解而不生嗔恨者。然後方可謂之忘生無生。
林子曰。如如虛空中。豈有三千大千世界。豈
有微塵。如如虛空中。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東
西南北四維。不見邊際。而况於天地之內。所
謂世界微塵者乎。

林子曰。三千大千世界。都在我法身虛空中。
非世界也。而世界其心者。世界也。三千大千
世界。碎爲微塵。都在我法身虛空中。非微塵
也。而微塵其心者。微塵也。

林子曰。有出世界心者。便是有礙於世界。而
故出之。謂之無世界之心可乎。有離微塵心
者。便是有礙於微塵。而故離之。謂之無微塵
之心可乎。

林子曰。有心則有相。有相則有世界。有世界
則有微塵。無心則無相。無相則無世界。無世
界則無微塵。故一念纔起。便是有相。便是世
界。便是微塵。一毫呈礙。便是有相。便是世界。
便是微塵。

林子曰。汝勿謂般若波羅蜜。非般若波羅蜜。與。汝勿謂非般若波羅蜜。是般若波羅蜜。與。汝以何者爲是。汝之般若波羅蜜。與。汝以何者爲非。汝之般若波羅蜜。與。若汝之心。有所住於般若波羅蜜矣。亦是有相。亦是世界。亦是微塵。便非般若波羅蜜。若汝之心。有所住於非般若波羅蜜矣。亦是有相。亦是世界。亦是微塵。便非般若波羅蜜。

林子曰。有法相。世界也。微塵也。非法。而有非法相。世界也。微塵也。非非法。而有非非法相。世界也。微塵也。有能所。世界也。微塵也。無能所。而有無能所相。世界也。微塵也。

林子曰。有能作佛心。世界也。微塵也。無能作佛心。而起無能作佛心。世界也。微塵也。有能度衆生心。世界也。微塵也。無能度衆生心。而起無能度衆生心。世界也。微塵也。

林子曰。謂我有所得於無上正等正覺。而猶

存能得之心者。世界也。微塵也。謂我無所得於無上正等正覺。而猶存無所得之心者。世界也。微塵也。

林子曰。謂我能具大智慧。到彼岸矣。而猶存能證之心者。世界也。微塵也。豈曰不存能證之心。而猶存無所證之心者。世界也。微塵也。林子曰。以塵垢心。而世界之。而世界一塵垢也。以清淨心。而世界之。而世界一清淨也。以虛空心。而世界之。而世界一虛空也。然猶有所謂虛空者在也。有所謂虛空。則有所謂世界。而必至於不知有世界。不知有虛空。虛空而世界之。而又不不知世界之虛空。世界而虛空之。而又不不知虛空之世界。然後方可謂之虛空。虛空者。如如也。此豈非自造神氣。自造性命。而虛空之。而如如之者。我之如來邪。林子曰。夫人孰不有真性。孰不有真我。孰不有如來。而自見如來。是自見真性也。自見真性。是自見真我也。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則亦從如如不動中來爾。自覺覺他。清淨圓滿。故名之曰佛。

林子曰。不識如來。卽不識我。旣不識我。安能作佛。

林子曰。如來之我能普現於一切。而衆生之我。則具足乎如來矣。若衆生之所以不如來者。非如來以如來之無我。以迷衆生。乃衆生以衆生之有我。而迷如來也。

林子曰。衆生具足乎如來矣。而如來曰。非衆生。若衆生能見如來。卽能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而不衆生也。惟其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而不能見如來者。衆生也。

林子曰。徧滿虛空界。則無一不是如來。葢裏無一不是如來。葢裏則無一不是佛。然而衆生之我。且具足乎如來矣。而徧滿虛空界。鮮有能作佛者。何與。

林子曰。我無佛也。迷我而衆生之。則衆生矣。我無衆生也。悟我而佛之。則佛矣。

金剛經疏 卷三
林子曰。佛一我也。佛而我矣。卽我是佛。又焉有佛之可做邪。衆生亦一我也。衆生而我矣。卽非衆生。又焉有衆生之可度邪。

林子曰。真性者。本性也。而所謂本性者。豈非未生以前。是我本來之所自有者。真性與。故真性者。真我也。

林子曰。凡言我者。真我也。而曰有我者。以身相而我之者。非我也。豈曰不有身相。若以性命而我之。非我也。豈曰不有性命。若以虛空而我之。非我也。故有我則有相。有人相有衆生相。有壽者相。及有一切相者。我也。我而非我也。無我則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及無一切相者。我也。我乃真我也。林子曰。夫作佛。豈無法哉。而世之所謂佛法者。非佛法也。故始而以神氣而自爲造化。以還性命。旣而以性命而自爲造化。以了無生。似此佛法。乃余之所謂以道教爲入門者是也。旣了無生。又且忘法。豈非所謂最上第一。

希有之佛法與。然必有此最上第一希有之
佛法。以證此無上甚深微妙之佛果。而後方
可言如如。方可言虛空。方可言真經。方可言
金剛不變不壞之體。方可言無我相人相衆
生相壽者相。方可言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
味觸法布施。方可言盡滅度之。而無餘實無
衆生得滅度者。方可言無法相。無非法相。方
可言非身大身。方可言第一波羅蜜。方可言
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方可言
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
方可言如來。言希有世尊。而所謂清淨法身。
毘盧遮那佛。圓滿報身。盧舍那佛。千百億化
身。釋迦牟尼佛者。由此其選矣。

不問言說來言命有世尊而無體數不問思藉如來

女子

門人王

興重院

金剛經統論

孫昌祚命梓

如來所說我義卷之四

林子曰。賴父母之造化。以造化我之色身。而色身之如來。非我之如來也。立吾身之造化。以造化我之法身。而法身之如來。乃我之如來也。夫法身之如來。固曰虛空本體矣。而色身之如來。謂之虛空本體可乎。

林子曰。汝勿謂此三千大千世界。而曰三千

大千世界也。其所謂三千大千世界者。而非此所謂三千大千世界也。汝勿謂此三千大千世界之微塵。而曰三千大千世界之微塵也。其所謂三千大千世界之微塵者。而非此所謂三千大千世界之微塵也。世界無盡。而各各世界。各各包含三千大千世界。及三千大千世界之微塵亦無盡。微塵無盡。而各各微塵。各各包含三千大千世界。及三千大千世界之微塵亦無盡。譬之鏡鏡交映。相為微塵。入珍珠互照。乃爾圓融。故曰卽非一合相。是一合相。又曰一合相者。卽是不可說。

林子曰。法身之如來。徧滿於虛空矣。而三千大千世界之在如來虛空中者。是特海中之一漚爾。若夫色身之如來。而可以爲如來乎。不。故有時而悟。雖以名佛。而忽爾而迷。又是衆生。

林子曰。無量無數無邊衆生。皆籠罩於我之性命而虛空之者。滅度也。而非謂無量無數

無邊衆生能自滅衆生。而自度之爲佛也。

林子曰。一切衆生。元有此性命。而所謂自造性命者。乃以復我之所自有者。由是而虛空之。而所謂本來面目者是也。本來面目。豈曰衆生。但以其迷故。而以父母之所謂性命。以爲性命者。衆生也。

林子曰。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卽非第一波羅蜜。若能自爲造化而虛空之者。而不可以得此第一波羅蜜乎。要而言之。而所謂第一波羅蜜者。殆非有所於得。而亦非色相中所得而得之也。

林子曰。自造性命而虛空之。而虛空中自有。一實相在也。故曰卽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實相者。法身也。故必以此虛空之實相。實相之法身也。然後方可名之爲如來。

林子曰。可以身相見如來不。而如來無身相也。而如來之身相。乃自爲造化而身相之者。非身相也。故曰如來所說身相。卽非身相。

林子曰。法身如來。既無眼耳鼻舌身意矣。又安有色可住而生心邪。又安有聲香味觸法可住而生心邪。

林子曰。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若或不知自爲造化而虛空之。卽是不能離此色身。不能離此色身。卽是不能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不能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而曰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弗知之矣。

林子曰。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自爲造化而虛空之。而得此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非世之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

林子曰。如來有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邪。如來有所說法邪。如來虛空也。無所得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虛空中來爾。則又安有所謂法。而又安有所謂法之可說邪。

林子曰。我而自造性命矣。我而復返虛空矣。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從此而出。故曰。乃至無有少法可得。若所謂自造性命。復返虛空。而謂之非法。而何其曰法尚應捨者。捨此法也。然乃至二字之義。不可不知也。始於有所得。有所得而得。得而非有所得也。終於無所得。無所得而得。得而非無所得也。文殊大士曰。乃至於無有言語文字。乃真入不二法門。而文殊乃至二字。亦此義也。我於是而知未到彼岸不能無法。既到彼岸。又焉用法。古人有言曰。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若也不能離法。卽是未到岸之人。夫豈有既到岸之人。乃反濡滯於筏之中邪。故必乃至於無有少法可得。無有言語文字。然後方可謂之真到彼岸。方可謂之真入不二法門。方可謂之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三菩提。林子曰。應如是住。應如是降伏其心。乃所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也。

金剛經疏
卷四
五
林子曰。如來說一切法。非世間之所謂一切法也。乃自爲造化而虛空之。而自然有所謂一切法也。若世間之所謂一切法。而謂之一切法可乎。故曰卽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林子曰。虛空中安有善法。其所謂一法不立。而萬法俱備者乎。故曰如來說非善法。是名善法。

林子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蓋不知自性虛空之如來也。不知自性虛空之如來。而謂之非外道而何。

林子曰。如來其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邪。如來其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邪。汝若以如來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是如來亦有一切相。非如來也。汝若以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是如來亦有斷滅相。非如來也。夫虛空中。雖具一切法。而實無一切法。雖具一切相。而實無一切相。夫旣

無一切法矣。而又焉有一切法之可說邪。夫既無一切相矣。而又焉有一切相之可斷滅邪。

林子曰。自性虛空之如來。不知有相。而況有法乎。不知有法。而況有說乎。故如如不動之中。無相也。無相而有相。如如不動之中。無法也。無法而有法。如如不動之中。無說也。無說而有說。

林子曰。如來本虛空也。故其量等虛空。

林子曰。有真虛空。則有真世界。而所謂世界者。非世界之世界也。故曰。即非世界。是名世界。有真虛空。則有真佛土。而所謂佛土者。非佛土之佛土也。故曰。即非莊嚴。是名莊嚴。

林子曰。有真虛空。則有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汝以何者。謂汝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邪。而汝之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即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林子曰。有真虛空。則有真般若波羅蜜。汝以

何者謂汝之般若波羅蜜邪。而汝之所謂般若波羅蜜者。卽非般若波羅蜜。

林子曰。佛說如是甚深經典者。卽所謂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若非自造性命。以復還我虛空。而有此甚深經典乎。不。有此甚深法界乎。不。有此般若三昧乎。不。

林子曰。如來有所說法邪。如來無所說法也。昔者釋迦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釋迦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嘗說

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靈

山會上。乃今不可得而考矣。而其所論著諸經。謂非曾轉法輪邪。而曰未嘗說一字者。何與。余每叩之。高明之士。未有能解釋迦之真實義者。况其下乎。而謂靈山會上未嘗說一字也。其然與其不然與。然而諸佛所說十二部經。全無所用於世乎。林子曰。釋迦之真實義。亦惟在我如來之真經中爾。故以我之如來。以通釋迦之如來。則釋迦之真經在我矣。

真經在我則又奚必古之所謂十二部經而
又奚患古之十二部經之不可得而明邪。

林子曰。何者謂之金剛。曰不知也。林子曰。汝
之真經。汝之金剛也。何者謂之真經。曰不知
也。林子曰。汝之虛空。汝之真經也。何者謂之
虛空。曰不知也。林子曰。此非世之所謂虛空
也。汝能知所以自造性命而虛空之者。虛空
也。惟此虛空。乃汝之真經。乃汝之金剛也。

林子曰。以父母之性命而性命之者。色身之
來也。以自造之性命而虛空之者。法身之

如來也。故色身之如來。則在此岸。法身之如
來。則到彼岸。色身之如來。則障礙於形骸。法
身之如來。則包羅乎空界。色身之如來。有聰
明而無有乎智慧。法身之如來。有智慧而無
事於聰明。色身之如來。則屬於見聞覺知。法
身之如來。則不屬於見聞覺知。色身之如來。
則有一切心相。有一切法相。有一切非法相。
法身之如來。則無一切心相。無一切法相。無

一切非法相。色身之如來。則於諸法有斷滅相。法身之如來。則於諸法無斷滅相。色身之如來。則於法有取捨心。法身之如來。則於法無取捨心。色身之如來。則於法有生有滅。法身之如來。則於法無生無滅。然而色身亦有如來與。林子曰。色身如來。不知出何典籍。而六祖直解。亦嘗有是言矣。而其所謂色身之如來者。豈非識神邪。林子曰。非也。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而此佛性。則含於父母種性之中。乃已靈也。而釋氏所謂不重已靈者。蓋指此含靈之性而言也。從古以來。佛佛相傳。莫不藉此含靈之性。而自爲造化。以再立性命。以復還虛空。然後方能得見如來。而證無上正覺矣。又問佛性非佛與。林子曰。非佛也。然則何以能作佛也。林子曰。以其有此佛性也。故能作佛。汝獨不見雀之爲蛤乎。夫雀羽虫也。而得氣翼之。以翱翔。蛤介虫也。而得水乘之。以涵泳。抑豈其形之有所不類哉。而卽其性。

若情則亦有大相遼者矣。然雀化爲蛤。人之所知也。汝曾見月令之書。與夫正朔之曆乎。未。汝勿謂雀無知也。惡能變而化之。而蛤邪。殊不知此乃得之於天。而有所謂含靈之真知者在焉。惟人亦然。故謂此佛性也。有所待於自造性命而變化之。以成佛。則可。若謂此佛性也。無所待於自造性命而變化之。以成佛。則不可。

林子曰。余又嘗譬之果核之仁焉。是亦母胎中一點之種性也。含藏因地萌蘖其芽。由是而復枝之。而復葉之。而復花之。而復果之。豈非所謂依法脩行。以證最上一乘之佛果耶。若徒觀靜以空其心。而曰含靈種性。可以當下成佛。必不然矣。

林子曰。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則皆有佛性也。皆有佛性。則皆能作佛也。故曰一念回機。便同本得。然而何以謂之回機。

林子曰。虛化之爲神。神化之爲氣。氣化之爲形。形復返之爲氣。氣復返之爲神。神復返之爲虛者。回機也。

林子曰。以色身而曰如來者。雖曰非真如來也。然以其有此佛性也。有此含靈也。時或善念。時有作佛之心。抑亦可以名如來與。但此善念。與夫作佛之心。每每爲情識所奪而去。而謂之真如來也。可乎。不可乎。蓋此特在於操存舍亡之間爾。克念罔念。聖狂迥別。

林子曰。汝謂此含靈之性。是真常性邪。非真常性邪。而諸佛以此自爲造化。以見如來。汝謂此含靈之性。是真常性邪。非真常性邪。若必以此含靈之性。不自造化。直可成佛。以見如來。抑亦難矣。然究其極焉。是亦不過一陰靈之鬼爾。

林子曰。一切種性。都有含靈。一切含靈。都有佛性。故含靈佛性。乃佛種也。然必賴此以自造性命而虛空之者。佛種也。

林子曰。以父母之造化而正性命言之。卽名種性。種性則入生死。以吾身之造化而正性命言之。卽名法性。法性則不入生死。林子曰。有四大。則有身相。有身相。則有生有死。乃今自造性命。而歸還於太虛矣。而惡有所謂生。所謂死者哉。

林子曰。何以謂之離假卽心真也。蓋惟離此色身之假相。以復還我法身之實相已爾。而非他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依法修行邪。而自爲造化者。是乃依法以修行也。而實相固在我矣。

林子曰。何以謂之清淨心體。而又曰得入者。而應如是住。如是降伏。豈非所以得入清淨心體耶。故曰若聞開示。卽得悟入。本來真性。自得出現。

林子曰。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而曰建立一切教門者。非所謂自爲造化耶。

林子曰。何以謂之報身佛。自性自見。卽是報

身佛。若不自悟自修。不見自性。豈曰能自歸依。故悟也者。是自悟自性也。修也者。是自修自性也。歸依也者。是自歸依自性也。然而何者。謂之自性也。自性者。本性也。本性者。實性也。若或不知所以自造性命。而又安能得此本來所自有之實性耶。

林子曰。佛本非身。而於非身中。能見自性如來。乃是真見如來也。

林子曰。以父母之性命而性命之。是外求有相佛也。以自造之性命而性命之。是內求無相佛也。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而圓覺經則曰。皆以婬欲而正性命者。何也。夫既以婬欲而性命之。而又曰正者。豈不以男女之媾精。地天之交泰也。若以男女之媾精爲非正。而地天之交泰。抑亦不可以爲正乎。然終不免有所夾雜混淆。於是始有天命之性。始有氣質之性。而清濁厚薄從此分矣。若或不知所以自

外形骸。自爲造化。以盡去此氣質之性焉。其能卒反天命之性。以復還我虛空邪。

林子曰。頓悟無生。則知所以自爲造化。既知所以自爲造化。則方能得見此法身之如來矣。若或不知自爲造化。則必求之色身中。以爲如來。所謂門外漢者此也。設有苦行歷於塵劫。豈曰能證無上正覺。而得見此法身之如來邪。

林子曰。自造性命而虛空之。是以我之真法。而得我之真體也。若或不知真法。而曰能知得我之真體者。未也。真體者。真常性也。真常之性。無生無死。而六祖曰。卽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豈非真常性有不徧之處邪。此其所以自爲造化。而復性命之。而復虛空之之。不可以已也。而復性命。而復虛空。不謂之自爲造化。我之真常性邪。而此真常性也。豈曰容受生死。豈曰有不徧之處。到此地位。方可名之爲如來。

林子曰。到此地位。乃是菩提道場。乃是涅槃實地。乃是不垢不淨。乃是非色非空。乃是人法兩忘。乃是罪福無主。乃是大道虛曠。乃是性相平等。乃是本性虛無。虛無實體。乃是常注真心。隨心自在。乃是佛之妙用。快樂無量。乃是煩惱業淨。本來空寂。乃是一切因果。皆如夢幻。乃是生滅滅已。寂滅爲樂。

跋

林子曰。如來者。佛母也。而以如來爲佛母者。又何也。以一切諸佛。則皆從此而生者。佛母也。佛母者。如如之義也。而以其自如如中來者。如來也。故佛母則具足乎清淨法身。而未嘗有清淨法身。佛母則具足乎圓滿報身。而未嘗有圓滿報身。佛母則具足乎千百億化身。而未嘗有千百億化身。佛母其無極乎。由是而太極。而兩儀。而五行。佛母其未始一乎。由是而一。而二。而三生萬物。老子則謂之無名。天地之始也。孔子則謂之先天。而天弗違。

也。乃今則謂之夏。而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者。夏也。如如而已矣。由是而名之。爲儒爲道。爲釋者。如來也。又謂之先。而未有天。未有地。未有日。未有月者。先也。如如而已矣。由是而衍之。爲天爲地爲日爲月者。如來也。

附答儒氏

不住相

林子曰。夫儒者之盛。莫過於仲尼。而仲尼則亦有然者。大學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不住相。布施滅度之。而無餘矣。中庸曰。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不住相。布施滅度之。而無餘矣。至善之止。而家齊。而國治。而天下平。未發之中。而位天地。而育萬物。不住相。布施滅度之。而無餘矣。而其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者。豈惟天下之人。不知所以章。所以變。所以成也。是雖聖人。亦且曰。我未嘗有所見。有所動。有所爲。而何

爲乎能章能變能成之如是耶。故曰諸大聲聞及至諸大菩薩不能測佛智者此也。林子曰擊壤之民帝力何有。唐堯之不住相也。無爲而治。恭己南面。虞舜之不住相也。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仲尼之不住相也。他如形之而著。著之而明。而動而變而化。又如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以參天地。以贊化育。又如未施教而民敬。未施信而民信。又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惠之而不費。又如雖勞而不怨。雖死而不怨。殺又如至禮無文。而與天地同節。至樂無聲。而與天地同和。又如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又如兩階干羽。而有苗來格。中國聖人。而海不揚波。又如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又如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又如民無能名。無得而稱。又如不顯之德。百辟其刑。而爲治之至也。又如予欲無言。無隱乎爾。而爲教之神也。又如五百餘歲。見知聞

知曠世相感不可致思也。又如知禘之說。其於天下而視之。掌祭義深微。不可擬議也。又如天地竝立。參爲三才。非曰口代天言。身代天事焉已也。而造化且在吾手。而元命自我作矣。而斡旋之而成能之微乎其微。不可測識也。而所謂不任相布施。盡滅度之而無餘者。則豈惟釋氏爲然哉。

大身

林子曰。達而堯舜也。而太和元氣則能流行於宇宙之內矣。惟其太和元氣能流行於宇宙之內也。則宇宙之內。不謂堯舜之一大身耶。窮而仲尼也。而浩然正氣則能充塞於天地之間矣。惟其浩然正氣能充塞於天地之間也。則天地之間。不謂仲尼之一大身耶。然此猶在於宇宙之內。天地之間也。而况曰虛空本體。本體虛空者乎。而儒者所謂太虛同體者是也。故說非身。是名大身。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論語又曰。仰之

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豈不以道本虛空也。無高無下。無內無外。無遠無近。而真性如如之分量者。則固有若是其大也。然卽性卽道。卽道卽仁。而天地萬物。則咸圍於我如來之法身矣。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儒氏之仁者。釋氏之如來也。故曰。能仁是釋迦。然而釋氏亦稱仁矣。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似此重任。不謂之荷擔。如來而何。萬物皆備。反身而誠。先立其大。是謂大人。

無說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由子貢之言觀之。則所謂性與天道。豈其有可得而言耶。有可得而聞耶。故曰。予欲無言。所以教之者至矣。子貢不悟。而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夫言之不可得而言矣。而况可得而聞也。聞之不可得而聞矣。而况可得而述也。孔子曰。吾無隱乎爾。豈不以無言

之中。而自有至言者在乎。故不知道者。則以道隱於無言。而知道者。則以道隱於有言。

佛果羅漢果

林子曰。自度而不度人者。羅漢果也。未先自度。先要度人。而其誓願之大。雖曰能盡度世間人矣。而其心猶然以爲未至者。佛果也。夫豈惟釋氏。而所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之佛果也。善而無伐。勞而無施。車馬輕裘。共敝無憾。顏淵季路之羅漢果也。禹思天下有溺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由已。饑之者。佛果也。若當其時。則有巢父許由。豈不曰清風之足以襲人哉。而獨修一身以爲高且潔者。羅漢果也。

如來

林子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如來也。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百慮而一致者。如來也。天何言哉。而四時行。百物生者。如來也。溥溥淵泉。而時

出之者。如來也。誠者天之道也。而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如來也。無聲無臭。而未發之中。發皆中節者。如來也。鳶飛魚躍。而察上下者。如來也。乍見孺子入井。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者。如來也。故者以利爲本。而順以出之者。如來也。良知則不慮而知。良能則不慮而能者。如來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者。如來也。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者。如來也。常明常覺之體。廓然大公而已矣。而物來順應者。如來也。一點靈光炯炯不昧。而忠臣之忠。孝子之孝。勃乎其不可得而遏者。如來也。然如來我也。而如來之法身。則充滿於法界矣。語大而天下莫載。語小而天下莫破。故曰萬物皆備於我。而聖人之所以通天下爲一身者此也。然天地是亦我道中之一物也。我而致中。我而致和。旣中而和。而天地有不自我而位耶。故以我而爲儒氏之學。而吾身自是一孔子也。而我其不孔子乎。以我而爲道氏

之學。而吾身自是一老子也。而我其不老子乎。以我而爲釋氏之學。而吾身自是一釋迦也。而我其不釋迦乎。然而吾身之我之如來。而有釋迦老子孔子之異與。曰。無以異也。抑豈知通乎天地之內。通乎天地之外。是皆一我也。是皆一我。是皆一如來也。故以我而時中焉。而立本以爲教者。卽我之如來。而孔子也。以我而清淨焉。而入門以爲教者。卽我之如來。而老子也。以我而寂定焉。而極則以爲教者。卽我之如來。而釋迦也。

已上五章。皆儒氏之言。而釋氏之所謂不可思議。不可稱量者。如有能比而觀之。則釋氏之言。悉皆實語。但其未能到此地位。則亦不免驚駭而疑謗矣。論語曰。子罕言命與仁。而性與天道。是雖子貢之穎悟。亦且不可得而聞也。况其他乎。故以答問附錄末簡。林子兆恩。

卷之三

的發末簡林

亦且不可能

此等與江在

此等與江在

此等與江在

此等與江在

此等與江在

此等與江在

